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二十五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卷二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 按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明君碩輔尚明其所以取舍斂散乎哉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市糴之令

易曰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噬嗑者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卦名

臣按此後世爲市之始先儒謂易之十二卦制器尚象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民之於食貨有此者無彼蓋以其所居異其處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

故當日中之時致其人於一處聚其貨於一所所致所聚之處是即所謂市也人各持其所有於市之中而相交相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各求得其所欲而後退則人無不足之用民用既足則國用有餘矣

周禮司市（市官之長）掌市之治（治以理之）教（教以化之）政（政以正之）刑（刑以制之）量（量多寡）度（度長短）禁（使勿為）令（使之為）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所居之次為敘分地以掌之）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物於市肆使各以類相從）大市（交易衆多）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物之無者當使之有）[illegible]者使阜（有利益者使之阜盛）害者使亡（物之害財者賤之使至於亡）靡者使微（後靡者抑之使微少）

葉時曰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貨也大宰阜財之職而與農穀並任司徒通財之事而與稼穡同頒誠以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而後市內宰建國則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賈而阜財也

胥師（市中群胥之長）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平其價不得擅為高下）憲刑禁焉

賈師（知物價者）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

展視也其成物之成者而奠定也其賈使之有常然後令市

臣按周官於市肆一事設官如此之詳所以使民懋遷其有無也有者得以售無者得以濟斯民之各遂其所欲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泉府泉布委積之府掌以市之征布征布廛人所斂之五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市貨有積滯不售者則以征布買而收之以其賈買之使民不喪其本物揭而書之逐物表揭而書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以待民之乏用買者各從其抵抵音帝本也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主與有司即所謂抵也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借用也者與其有司

[illegible]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國服謂民於國所服之業如農之類也民貸物不為取其息俾其出力以服國事以代出息也

葉適曰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蓋當是時民皆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上之人不之與則誰與之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事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

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歛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疾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馬端臨曰泉府一官最為便民滯則官買之民不時而欲買者官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蓋先王視民如子洞察其隱微而多方濟其缺乏仁政莫尚於此初非專為謀利取息設也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勦鄭註國服為息一語行青苗以誤天下可乎

臣按泉府之設以泉為名蓋主泉布（泉古錢字）之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無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於上貨物生於民民之貨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無必資錢以易物然後無者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時之用物也有急有緩少而急於用則通多而不急於用則滯上之人因其滯也則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則隨其原價而賣之所以濟民之用也然買物必以價彼民之貧者無價以買官

則或賒或貸與之賒則取償而不取息貸則按本以計其息所以不取息者應其喪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費也然其取息也則又不以錢而以力焉所謂國服爲之息者償本之後以服役公家爲息服如國中七尺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若此者無非以阜民之財濟民之急而上之人無分毫利焉豈若王莽王安石之所爲哉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

[illegible]

[illegible]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李覯曰理財之道去偽爲先民之詐偽蓋其常心矧茲市井飾行懋慝何所不至哉姦偽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惟愚民見欺耶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

臣按市肆所陳雖商賈之事然而風俗之奢儉人情之華實國用之盈縮皆由於斯焉

漢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於郡國盡籠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桑弘羊曰往者郡縣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

文學曰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工女效其職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

臣按桑弘羊作均輸法以為平準觀其與賢良文學之士所辨論者大略盡之矣然理之在天

下公與私義與利而已矣義則公利則私公則
為人而有餘私則自為而不足堂堂朝廷而為
商賈貿易之事且曰欲商賈無所牟利噫商賈
且不可牟利乃以萬乘之尊而牟商賈之利可
乎

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馬端臨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
貨而時其賈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為息者
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
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

狀藝各白占所為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
為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瀝乎

臣按樂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
諸侯之書以立五均則市無貳價四民常均此
王莽五均之說所自出也莽借古人良法以罔
市利無足道者姑錄之以示世戒

漢章帝時尚書張林言縣官宜自交阯益州上計吏
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
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
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商賈無異

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臣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而為之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蓋貧民無產者為人傭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雖鄉里之名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為漢七制主之一而亦為此豈非武帝詒謀之不善哉

唐德宗以宦者為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諫官御史數諫不聽

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胡寅曰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强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乂讐歛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數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議不納諫說則無如何矣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廉者愧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哉

臣按萬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乃白奪貧人之

物以為食用無以異於盜賊之白日行劫然方其未知也而為左右之人所蒙蔽其責猶有可諉者幸而農夫以驢負柴者歐宮者得以上聞諫官御史又數言之而方鎮來朝者又以言是可以罷之矣夫以衆人所言者皆不信而區區信一人之言謂京師游手萬家仰宮市以取給嗟夫人君聽言當揆之於理吾取物於市而游手何預焉而賴此以給乎盍遣親信不欺者往偵其實則情僞見矣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詔宮中買物有原不出產處毋得抑配擾民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仁宗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務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舊令使皆給實直其間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宜以見錢售之

臣按宮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闕不能不求之於市肆要之不必設場務專官使遇有所用遣廉謹之人齎見錢隨時價兩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異時不易以壞幣則官府有實用而

小民無怨聲矣

真宗太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與其直

臣按宋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夫買而謂之和必兩無虧損上下同欲而無抑配之謂也宋朝所謂和買猶是民以乏錢而須賣官以先期而便民其後之弊且至與夏稅並輸而民家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而為民無窮之害今所謂和買者非止于絹凡宮闈官府有所匱乏一切取之於州郡州郡取之於民然後計其直俾其詣官庫給價償之名曰和買其實非民間所有而欲以出賣者亦是州郡於民常賦之外歛錢收買以應官司之求及其領價之際文移上下展轉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費嗚呼官府所為如此

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詳哉

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之法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歛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

裨周知財賦有無而移用之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時議多以為非後迄不能成

蘇軾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其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臣按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況後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輩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為市則物之良惡錢之多少易以通融準折取舍官與民為市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定數又有私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而無弊難矣政不若不

為之為愈也

熙寧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

臣按先是草澤魏繼宗上言京師百貨所居甫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於是下此詔嗚呼天生衆民有貧有富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稅斂平物價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至於貧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奪富與貧以為天下焉有是理哉奪富之所以與貧人且猶不可況奪之而歸之於公上哉

呼以人君而爭商賈之利可醜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

陳瓘曰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今復增創雖名濟乏實聚斂之術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賦有定制凡於常賦定制之外有所建請必是欲行已私趨時好以希爵祿千恩典者其所以建請者必曰不益賦而國用饒又曰民所願請而非強迫之者又曰其行

之上下俱便益而永遠無弊人君聽其言非不美及其施行之際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損國課戕民生促國脉以貽後世羞者多矣人主於此不可不察

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交易舶海舟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為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廻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麤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錢男女不許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臣惟

國家富有萬國故無待於海島之利然中國之物自足其用固無待於外夷而外夷所用則不可無中國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斷不能絕雖律

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應禁之官吏如此則吾非徒無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大明律於戶律有舶商匿貨之條則是本朝固許人泛海為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為當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幾置司之名與事相稱或者若謂恐其招惹邊患臣請以前代史冊考之海上諸蕃自古未有為吾邊寇者且暹羅爪哇諸蕃隔越漲海地勢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國號為倭奴人工巧而國貧窘屢為沿海之寇當遵

祖訓不與之通儻以臣言為可采乞下有司詳議以聞然後制下濱海去處有欲經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審勘果無違碍許其自陳自造舶舟若干料數收販貨物若干種數經行某處等國於何年月回還並不敢私帶違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撿抽分之餘方許變賣如此則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

朝廷每歲恒以蕃夷所貢椒木折支京官常俸

夫然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其視前代筭間架經總制錢之類濫取於民者豈不猶賢乎哉以上市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謂賈人多蓄積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以十將百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六斛四斗為鍾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鍾餘糧食必取饟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謂輕侮之奪吾民矣又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州縣里蓄積錢幣即上文萬室千室所藏者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穀入若干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輔桓公以兵車伯天下而其治國猶知以守穀為急務而通輕重之權為歛散之法歲穰民有餘則輕穀因其輕之之時官為歛糴則輕者重歲凶民不足則重穀

因其重之之時官為散糶則重者輕上之人制其輕重之政而因時以歛散使米價常平以便人是雖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又見固邦本）

馬端臨曰古今言糶糴歛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强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為制其輕重時其歛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諉曰國家不取必為兼并者所取遂歛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臣按天生萬物惟穀於人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無者有之則生無之則死是以自古善為治者莫不重穀三代以前世無不耕之民人無

不給之家後世田不井授人不皆農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資糴以食者什七八矣農民無遠慮一有收熟視米穀如糞土變穀以為錢又變錢以為服食百用之需曾未幾時隨即罄盡不幸而有荒年則伐桑棗賣子女流離失所草芽木皮無不食者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東為甚臣願

朝廷舉李悝平糴之法於此二處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戶部屬官三員量地大小借與官錢為本每歲親臨所分屬縣驗其所種之穀麥熟幾分粟熟幾分與夫大小豆之類皆定分數申達戶部因種類之豐荒隨時價之多少收糴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穀逐月驗其地之所收市之所售粟少則發粟麥少則發麥諸穀俱不收然後盡發之若易朽腐者又任臨時斟酌隨處立倉通融般運分散量時取直凡貨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專取銀與錢也其所得貨物可資

國用者具數送官其餘聽從隨時變賣以為糴本臣言儻有可采乞下有司計議先行此二處試其可否由是推之天下州郡可行之處仍乞

勑諭奉行之臣俾其體李悝立法之心必使農與人兩不傷豐與歉兩俱足其法雖不盡合於古人是亦足以為今日養民足食之一助也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

司馬光曰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

臣按壽昌於宣帝時上言欲糴三輔及弘農等四郡穀以足京師可省關中漕卒至明帝時劉般已謂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考壽昌初立法時兼請立於邊郡臣愚亦竊以為內地行之不能無弊惟用之邊郡為宜非獨可以為豐荒歛散之法亦因之以足邊郡之食寬內郡之民焉請於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一常平司不必專設官惟於戶部屬遣官一二

員歲往其處涖其事每歲於收成之候不問是何種穀遇其收穫之時即發官錢收糴貯之於倉穀不必一種惟其賤而收之官不必定價隨其時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儲之以實邊城其不可久者隨時以給廩食之人凡諸穀一以粟為則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則支一石者以二石與之他皆准此然後計邊倉之所有豫行應運邊儲州縣俾其依價收錢以輸於邊如此不獨可以足邊郡而亦可以寬內郡矣由是推之則雖關中鹽糧之法亦可以是而漸有更革焉又見經制之義下倉人條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歲不登天子常幸東都以就食玄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廩溢羨玄宗不復幸東都

馬端臨曰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為出以制國

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為法以取之秖益見其不足耳

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寬邊存轉運以備時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强官先給價直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歲豐熟請幾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慶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白居易曰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配戶督限慶迫鞭撻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

臣按和糴之法始于唐今若效其法遇米穀很戾之秋遣官齎錢於豐熟之處開場設法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國之一助也但恐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

戶督限蹙迫鞭撻則利未必得於國而害已先及於民又不若不糴之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饑即減價糶與貧民

真宗景德元年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即止市糴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

馬端臨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于宋而糴遂為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寄糴元豐二年王子淵因綱舟利害設計糴以權輕重俵糴熙寧八年設俵散於民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奏行以人戶家業田土均敷博糴熙寧七年以歲月餘糧聽民博買秋成博糴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及時兌糴括糴元符元年章楶括索蓄家量存其蓄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闕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只取之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

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
數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為商所
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臣按馬氏此言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
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所以為民者今
日宜行之內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山以東滙
以北是也所以為兵者今日宜行之邊郡臣向
謂置常平司於遼東大同等處是也伏惟
堯舜在上不棄芻蕘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
聞其於

國家儲蓄之計未必無助云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
惠倉歛散未得其宜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價糶
遇賤量增市價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
願豫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價
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
歛取二分息

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出納之際吏緣為
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
其納錢雖當民不免遠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

多事矣

臣按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出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於正月俵散秋料於五月俵散蓋假周禮泉府國服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建請之初姑為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衆論耳夫奄有四海之大億兆之衆所以富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舉貸出息之利則是萬乘而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徵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況無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禍至於民離散而國破敗後世英君碩輔宜鑒宋人覆轍尚其以義為利而毋專利以貽害哉

以上市糴之令臣按昔人謂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上作貢而有

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糴者民庶之事
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
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市之說昉於周官
泉府糴之說昉於李悝平糴然其初立法
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
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
蓋慇懃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
毫征利富國之意焉後世則爭商賈之利
利民庶之有矣豈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
愚就二者觀之糴之事猶可為蓋以米粟
民食所需雖收於官亦是為民若夫市買
之事乘時貴賤以為斂散則是以人君而
為商賈之為矣雖曰摧抑商賈居貨待價
之謀然貧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
孰非吾之所有哉況物貨居之既多則雖
甚乏其價自然不至甚貴也哉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銅楮之幣 上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糜也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臣按此後世鑄金爲幣之始然皆因緣水旱以救濟飢困非專以阜通財貨也

又曰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